天啓滇志

滇志卷之二十

藝文志第十一之三

記類

新建重關記　　施堯化

我
明令于臺使者巡行郡國諸大利大害所在許一切
便宜廢舉海南潘公按滇之三關歲激濁揚清威惠
覃洽先是有金稜河石閘之役來河流於濤險奪民
命於波臣鶩石安瀾歲免衝齧滇之被大美而日食
其力者惟公之賜業欲明德鐫爲功矣頃相繼持斧
者後奉

簡書計旦莫可拖攜貧夫粒食之源閒師吾圉之不
固獨吾民也乎哉儻意或轉屬之而姑待之其何能
無覬望無避難無狃近費以一時規百世力婀從前
未有哉公則念滇介遐服首城巨會勢尤居重馭輕
城故無外郛亦惟相沿以有今日也前需之後後復
視之前異日者磐在門庭莫敉壹與之安藩籬不固
隨召腹心之悔豈非築舍滋棼民難慮始乎適者鳳
黹豨突至瀾內地前事可鑒利害較然因檄所司其
議地可保障城守者必役毋罷費即不貲則鳩它工
材寧糜公帑地扼其要則規度遠近務廣崇墉役不
勞民則耗庸既稟懽然子來以佚道相使上下和懌

百堵皆興計捐金錢三千餘緡爲建戍樓凡八楨幹畚築丹臒塗墍隄堙弩穴竅然井然經始於歲之三月落成于歲之九月諸邦伯大夫相與經營拮据嘉賴成績屬書其事余因遡成周盛時肅慎貢楛矢越裳重譯獻雉尤以申畫郊圻慎固封守動色相戒下逮列國楚人代莒莒潰入渾春秋譏其無備公惟亟申畫謹修備以有蓏役也儉固既設戒之神氣常張于以銷亂無形財保邦要道也雉堞星羅守望碁布居平不啓戎心猝有窺閧者亦可折萌而答寇禦民長策也貿遷輻輳半處市廛蔽扦森嚴歸者雲集眷閭閻之物力窩招徠之遠圖柳又通商惠民便計

也萬里災荒每憂鞭長不及一隅無虞。陸奠安用

招

國家全盛則尤車書無外矣須也洵一舉而衆善集

矣說者曰衆心成城人和足恃其亦本猶於設險宗

國之議乎故重門禦暴蓋取諸豫爻傾持危適際夫

蠱鳴豫也而拯蠱者於介慕微而維挽從之愚謂成

事知情未前所從來矣夫人臣任事惟患無銳然必

往之心耳以委卸滋因循以因循成頹廢隄戶不塞

風雨飄搖天下事大半迺是公于滇既為河防而隄

之又為墉戶以衛之豐穰登於南畝守備日壯於金

湯其所為計安一方者擘畫不遺餘力使後之人盡

如公之事不避難治先虞瘼也行見廢者興枯者起
終勸勵勅底定之略邦肇盤石帶礪之基滇民尚永
永賴哉美宜書之以告來者公諱濂廣東南海人宋
萬曆辛丑科進士其按部諸善猷善蹟業多誦之口
碑紀之郡乘茲不具載是役也中丞沈公儆炌以後
時至謀斷罔不同心封疆左勤顧慮畢思盡贊襄規
畫歷搏俎陳寄折衝衣袽不弛謨盛共弘遠略懿哉
我外藩其經理則右轄施公爾志程督則憲副詹公
守身楊公為棟趙公性粹都閫尹君啟易暨廣南守
郁君建舒晃明令汪君從龍咸與有勞焉法得並書
不佞祀既書其事為之詞曰滇壤天末隱煩戎索漢

逝貽徽始爲康莫啓事南詔中王爲敵合衆吞壹主
會本志蔡綠
聖武對揚臘酉被流沙稽首稱藩木頒金匱禪統
萬里擘心揮志環甸
天益時丕喩琥囊茅潜豁怒熽書事飛梁陁衡訏謨
制勝爲砥亮否公表周咨之網之紀懋夜往叅蘇逸
押兒未雨徹奈如臂運指乃度郊閑乃謀厥始重但
雲連罷譏鞏起從廪於官室不治便根茂內莫蘗覺
外從惟屏惟翰我疆我理國事視家儥歆就理中豎
嗣來爰共蒞此曰惟都哉善何必已邓滇學爽寔福
覺此播豫無虞棣隆爰地匪公擔荷大役孰與老成

獻念師師濟濟厥扞南交永億千紀

新築騰衝司城記　侯璡

御極

皇上纘承

列聖嗣登寶位四夷八荒莫不梯山航海稽顙稱臣述職納貢書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正統時幽越兵載麓川酋長思任適邊守緩馭遂肆倔彊戰賁太承侵軼疆埸荼爛祇雲南臣以聞

上乃勅廷臣曰夷狄獸不可以中國道理處自古但羈縻而已後申命守臣謹封域戒斥堠嚴儲守需

招徠倮賊盡遁致煩轉禍為福爾寔彼子庶全草木

命實

皇上好生之德同天地之涵育不忍加兵蠻夷者誠

以兵凶戰危一壓境壞觸從閭閻殃及無辜也蠢茲

惑任貪圖恃險執迷頑梗愈作跳梁螳聚蜂屯乃擁

戕南甸為突我平崖乃犯我騰衝殘囂弗庭逼守帥

將以事聞

上軫念邊氓慈吾赤子遭賊荼毒匪加兵殄之得以

獨猓獷悍不可附也不得已出師命兵部尚書王驥

行便宜事總督戎務定西伯蔣貴充總兵簡偏裨統

虎賁羽林驍騎各鎮士馬十有五萬徂征之分路並

護箚擒賊渠致命制勝鼓譟舞爲士卒賈勇左右夾
攻斬殺賊衆噍類無遺賊既敗衂惟子思機狼狙夜
潛遁屠孟養時正統辛酉十有二月十三日也凱旋
獻捷
朝廷嘉之凡同征將士陞賚有差迨壬戌七月
上以麓賊平殄無西顧矣但雲南遐荒去京萬里百
蠻雜處叛服不常自昔繼有武臣鎮臨特乏文臣以
佐理乃
勅兵部左侍郎侯璡刑部右侍郎楊寧並更番賛戎
務用靖邊夷時兵部尚書靖遠伯王公驥總軍旅仍
行便宜事節制雲南諸司偕前總兵都督沐昂同進

洱雲南府面官僉謂騰衝去鎮二十有二程山川限隔險阨懸絕夷獠環處甲於西陲寔諸夷出入要害地舊有巡檢兵防禦力不支為賊竊據今復其地苟非鎮靜曷克攝遠夷固疆圉垂永久哉乃請於
上可其奏改立騰衝軍民指揮使司調指揮李昇控守以兵乙丑十月秋官楊公代進參戎務奉
勅偕總兵鎮守官黔國公沐斌等帥雲南將士萬五千城築故址乃殷度地理民數敎士卒築方城周匝七里三分匝伐匝博容民居也前昂後偃因形勝也可規可萬便守戍也丙寅十月進再奉
勅統兵五千同加城垣然兵燹草創甎料糧就乃興

都指揮李昇教將士鑿石城西山距七里去堅盤尺
得石堅美用工寡成就多殆非人力殊作實天道保
民默造耳第匠作未備工從三月訖季四門臺高一
丈五尺祠闊丈四尺高丈六尺邃七尺廣十二丈與
城稱越明年丁卯總兵官黔國公沐斌鎮守左監丞
叔宰參將都督僉事方瑛偕進奉
勅統兵萬五千駐操騰衝振敬威武復調木邦緬甸
干崖隴川芒市灣甸鎮康夷兵涉金沙江進孟養令
伐賊子將率領士卒雲南都司指揮李昇李友李福
楊濬司部給足軍餉布政司左布政貢銓按察司副
使鄭顒僉事張清因暇日復督將士修城垣鑿伊

域畇元田斯役也總帥諸公綜其事方面諸官董其務將士工師力其役值天日久霽瘴疾頓弭人心協和樂趨事工罔覺勸劼建城門樓四座高四丈有奇廣六丈四尺重簷三滴三間轉五亘三十八楹劇用材木梗楠豫章悉域比三十里皆矗直精緻城墉四面連雉高二丈五尺復劉西山右石包城經營是歲甲辰月巳酉日落成戊辰年甲寅月甲午日然而樓櫓巒巃嵸鬱狄之觀睥城池高深保障民之無虞誠足壯封疆士旅之氣劇彼醜覬覦之心矣既而賊子就擒邊氛靖息民庶安堵班師振旅留兵戍守將告厥功成謂予宜述大槩始末命工鑱石以紀歲月云

新建徽江府城記　　陳善

司馬相如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乎觀徽江之役益有驗於斯言云往隆慶四年之夏內江劉公樓蒞此邦登臺眺望評無城郭太守徐侯進曰此方接壤賊藪環以諸夷頻年秋掠民鮮安枕四境內椊鼓相聞設險守邦誠不可緩侍御公韙之侯乃以城事請於是都御史江陵陳公同侍御史檄三省諸大夫會議維時左使鄒公暨與衆謀曰往者安銓首禍遂破嵩明長驅無前震撼省會郡州有墊城民當固守矣近如尋甸府呂公既城武定後有鳳賊之變城守頗堅賊勢遂靡聞其時省城皇皇危

在昌黎愚憲樂亭太守議良是方命廣西守戴君
時纘度地計費七千有奇具由兩臺疏於
朝荅幾報寢議如楓撫忠御史靖
擬曰可忍朕臨茫兵憲會公一經往視廣侯謂徐侯
酉建邦啓土將以安集茫元氐形勢不全民罔攸賴
盡換圖之翌日請視舞鳳山曾公峽嶽顧盼凝佇久
之謂徐侯同左右何山也曰東為金運西為玉蜀曰
壅旁鐘於此矣蓋是山馳奔雲矗亘數十百里洼首
於此西山環列中匯大江斯誠天設巖有所待徐侯
存自侍御公曰大和為上形勝次之天功肇建宜居
犀策吾承公志乃約叅知莫公如吾羅公元禎分巡

僉憲蹇公秉憲躬往視臨庶民子來十大荷鞭撫欣欣
趨事聲震原野諸大夫喜相賀曰舉大事者應順人
心此可以復侍御公矣先是兩院具疏以勤盤謀奠
縣為請戶曹怒欲綠額乃請
旨覆勘曹公與侍御許公議曰戶曹所難者額解耳
余解額姑故城不業興亦當事者又安西南大計也
尋月侍御公書聯之細民譸張言人人殊必奈徐公
中行蹇公秉憲主持正議屹然不動侍御公至上新
城撫府堂諭衆曰辨物居方孰踰於此乃大書犁
堂三字懸於府治縣是人心大定毋敢言不便矣乃
檄斷補府同知來蒞今各按牒據籍發屢先是言不

後勸徙卸流水侯功於八月之吉肇建土城至十二
月終竣悉完治也隙亷縣公署儒學院道行臺次第
徽成衙署相望百廢俱作益業大功勤太衆來有庇
非其遠者也侯又以西浦龍泉源流浩大西民恒苦
滌蕩東民不霑餘澤於導民開河引泉奔城西北隅
繞東北龍女泉轉東南入於海自是西民無水患東
民資灌溉之利計用民三千入南三日畢工惠利溥
矣府居僻壤商賈不通侯於西城南門開小河通海
乎商貨自臨安來者舟行由江川海門橋直抵南門
由是百商穰聚貨財民多稱便侯視國如家忠誠任
事苟可利民不遺餘力民竭力從事亦如子弟之於

父母故凡有興作咸不謀而自來也豈待發徵期會哉雖然侯爲民慮艱然非兩臺主議於上則謀不成謀不成則事不就乃今萬年之功成於一舉安宅之固人荷平安長老子孫不驚不崩所以貽之者非淺鮮矣故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能建非常之功其中丞侍御公之謂乎記云有功德於民加地進律又云法施於民則祀之徐侯施於民者如此雖百世祀可也

新建鶴慶府城記

李元陽

滇之爲省在天下之西南陲鶴慶府又在滇之西陲視他郡尤爲要害而獨未之城嘉靖甲辰蜀遂寧周

公集以刑部郎来知府事撫顧山川喟然嘆曰郡而不城變誰與守會分巡中江王公按部至此聞而壯之遂相與稱其高卑物其土方爰卜爰度神人既協事期有成因而請於巡撫鍾祥劉公巡按新城宋公僉曰宜城哉因馳奏

上聞制許之於是城役乃興至歲丁未而城成城周五里五分幾千丈高二丈二尺基廣三丈趺石高五尺磚之駢比而厚者爲層六積累而高者層四十有五土石內附倚以爲固城四門南有郭北守渠舊城而門之若重闉爲門各爲樓四角如之周廬二十有五敵臺十墪廣三丈深丈五尺穴城趺以供溝洫爲

右孔汁三經紀周袤巨細畢張弼其城也則石磴甎
甎長堞馮馮西南後西隋垣用興居者德庇行者頌
能周公之初作城基也掘池深五尺闊三丈許程以
堅栗陴蠖穴也沉以巨石防滲泄也于時城跌未盈
尺而山石為室公節未啓鑰而拉俸已罄此則公之
求諸天慊諸己而不以告之人者也然猶論說人殊
估貲中靡于時則有巡撫遷居應公巡按蔚州郝公
慈谿劉公主張衆論臨穀不浮伸縮補足獎勸激頫
由是貲乃用裕徒備勃然矣至如躬履其地結視其
事定章程度規制飭材用書康籲各殫智慮克咸厥
功則分守閤中沈公常熟朱公南昌劉公兵憲進賢

曾浴宜賓卞公裕巡撫錫安公其人也是役也采甓磚甃瓴甓之直以金數之至三萬八千有奇用人之力以千數之竟有餘萬凡所以為守城之具無弗給焉夫見小者衆矣自私者鮮功是故勞惡其不已出也不必歸己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聖王之有府庫以為民備也建侯置守以為民壁也今城以域民大政也邊防先務也諸公忘己之勞而歸功於郡守

國家不愛其費而詒民以安其予為政之本奉與其所先後皆得之矣在昔有周南仲城于朔方則致王命以資其次仲山甫城于東方則有吉甫以推其賢

是故下有赫赫之名未有不本於上之能容上有明

明之功未有不由於下之克任愚也忝著郡人幸茲

城乎已有桑梓之庇竊有感于諸公協恭之美信無

負於

明命思有述以告後來會鶴之士后夫君耆老不遠

數百里至吾廬取文將刻之城隅以識歲月遂忘其

蕪陋作鶴慶府城記諸有勛於城者載姓氏于碑陰

廣西府築城記　陳時範

滇悉郡為東南陲要害其地東隣水下沙夷西近邑

山巢窟南連路南城樓陸涼舊越州土舍夷羅四面

雜處而沙夷猶稱獷悍焉為夷目主納二村掌于十

官衣

朝成化間更置流官知府賀君勳始築土城以包把

廢嗣刺因仍雖經遠慄吏張于保護長策未緣有以

請也隆慶五年江右戴君時雍來臨茲土興革弛張

與民同欲于是郡之耆紳暨國賓趙廷桐輩得桐梓

以築城告且額稽御戴守依然曰吾責也若猶不愛

貲吾敢愛勞乃發然以請于撫院陳公巡院劉公僉

曰宜上其議於

朝制可之計部慮於額貢有妨罷格不行會宜興曹

公安肅許公相代至戴君復請僉謂郡櫃邊隅當阨

要所以限封守捍大患孰先務有急於斯乃謀于藩

臬諸司期運有成時則錢塘陳公實掌藩政喜設險
之利興民情之欲有遂也乃考藩帑程課金以濟量
其工值之需予亦自滇臬繼至獲預事至贊襄焉歲
辛未夏城役興諸營表面勢鳩工庀材屬課章程戴
守寔殫心力衆是用輯和以樂於赴事壬申冬十月
城成週七百二十四丈有奇外磚駢北内附土石高
可一丈八尺基廣丈五尺闢四門以司啓閉樹望樓
以崇覩瞻時則蘭谷鄂公以兵部亞卿攝行撫事方
虞滇徼之遐邈崇德遠畧周遍壹方聞戴守之繕斯
城也心賞之復申令之巡按許公亦因嘉其形勝察
於鞏固足以壯封疆士旅之氣杜嵎荒沙玀之窺也

是役也朱麗礪鍛餱糧之值始請金七千四百有奇
也亦僅費三千可語于事半功倍自昔因循久廢之
役一旦振舉而一歲成之亦偉矣先是隆慶丁卯高
明州請城予亦嘉贊可意去仟夷阿納商不遂也廣
邸孤危懸警視仟納何如春秋城築必書至於王公
守國獨致意於習坎險固有所必設也茲城與潋江
並建高明潋江猶有編氓得藉衆力廣西賦供夷寨
氓困土著邸之僚佐屬鮮州縣維督旅鍾循將朝夕
親勤之甚哉其難也徵群公執議之決撤任之信戴
守亦爲就厥緒乎進復撫寨于徵括夷糧增哨守聯
屬牛叢而責禦戍于土部千百夫之長以威信其昔

日之不寧奇此省城以外東與城以內脅為夾持之意乎求如其議為請於兩臺得可顧斯城者計極廣之龜淤樹一方之雄獸其尚有講於斯庶幾為毋恃中城以施於長城矣

新建尋甸府城記　張志淳

嘉靖十二年春尋甸府城成雲南巡撫都御史顧公巡按御史楊公僉布政使胡君范君具牒以按察僉事劉君狀遣使走千里授志淳俾記諸石按杜城在舊治之右踰一澗內築以土外甃以甓漸殺與土準以丈計周五百三十有奇丈計崇一十有九厚二十有五下砌石厚五之一闢四門南曰朝宗北曰拱辰

東曰啓明西曰寶成凡垣門及譙樓馬面墩臺皆甃
令甓如城凡甃皆先洪土乃椓木木堅乃納石石寘
乃灌灰以沃俾久不隳東南三閘猶地卑而沮洳土
力數倍於西北又開三隊以泄水而注之池池附潤
水為之也城內通衢四縱一橫三皆達城下前一衢
置府所興學中因舊衢以通于西北二門後一衢列
行臺與守巡之署而倉廩城隍廟皆在焉軍士之屋
三百四十楹後雲南前衛指揮四人千戶五人百戶
十人土軍二百四十人撮官軍舍餘共四千四十有
奇官皆撥地宅軍皆撥室屋於城內屯田與戍軍受畝
始剗茂闢田以舊治地易之不足則益以官田又不

足則償之所官價俾各有居業府舊在雲南東北幾二百里外接四川内部武定霑益諸夷宋興絕元仁德遺址在今城之東五里其遷於舊治莫考歷時頗為美歸厚二縣哉
朝洪武中廢縣改今名以安氏世襲知府統之成化丙申革置癸卯築土為垣嘉靖丁亥安氏裔孫銓作亂今之遂剿嵩明燹楊林躪木密騁馬龍構武定鳳
朝文直遍雲南藝西門市舍雲南大震戊子三月徵兵四集始殲之將按察使徐君東議謂築城復縣立千戶所以兵守之總兵黔國沐公沔前巡撫蒲泉皆是之乃遣按察副使歐陽君往相度歸言舊治隘不

可城亂後民多死徙不可縣唯築城置戍於舊治之
左何見村爲宜遂以疏文報可是戊子十月也將事
事尋民胥怨謂村地苦磽陿又鑿井不泉害將以生
乃羣訴於巡撫都御史胡公公云此大事也可拂民
乎遽命覆議爲民情牢不可破公即以憂歸自是寢
不復議者幾三年矣辛卯五月巡撫都御史顧公至
聞之亟命按察僉事劉公從尋父兄子弟往視之皆
實再行示所擇今地皆擇又別遣參議朱公往覘之
蓋符遂以歸報則又有倡異說以撓之者公乃率提
學僉事王君都指揮樊泰及六衛指揮往則尋父兄
子弟已數百人迎伏道左曰今生我矣乃陟山降原

遍歷舊地與荷見村與新附議地皆曰惟茲可以永
生生矣遂以改地之狀及增漢軍鹽土軍設吏目構
官守洎前疏所遺者悉以
聞行檄軍民會役命左布政使高君慮財用計徒庸
輸餱糧用僉事劉君議合千戶所於城北坎位則俾
知府劉東仁率僚屬告始事於城隍用牛一羊一豕
一十月役者至則以指揮王彰同知府領提調陳仲
武領東門胡紹領南門周璁領西門張略領北門蘋
綱領中城皆佐以千百戶二人給以廩餼嚴以勸戒
申以賞罰示以哀次乃斬木於海尾司汲伐石於石
灣參沖陶土而填瑕石而灰峙楨幹鳩編管架廬舍

引泉以陶濬河以運於是築之畚者藁者鍤者抹者
舂者甓者埴者椓者鑿者汙者納石實者濬灰而沃
者繩之斧者斤者鞔葶引而審向曲直者冶者墁者
煅者壘者敗材之肩者負者舁者騂牛而車載者辟
而浮舟而挽者執雜役而奔走者持旌旆而巡視者
罔不力而主地之官復然以什伍之法均以老稚之
宜定以休息之節是故六月土城成九月四門立時
父畢饑而始有羊從者請穫稍未遑適御史楊公至
斤令趣之民趨歸如流城樓並作公私咸備前所命
都指揮僉章馮立各率所統果至越癸巳二月甓城
訖工是故金湯言言兵衛嚴嚴物類喁喁民心忻忻

緣女與與老祥許許吏伏雅雅古慶修修太岍長谷雜逸之戒趣觀仰嘆者粥粥而馮馮矣計役日二年人歷一年文一月共人八十萬米二萬二千石羨餘四千兩爰茲惟顧公始之中之終之亦惟左布政使范君按察使蔣君參政祀君謝君副使初君葦先後殫心協力故期年之間而地為改觀人為更新吏為讋服治為興起郎為增重而氣化人事交孚以升也狀之所具如此志淳第撮其槩以書而於其敘功績之詳謀猷之遠經畫之細悅以使民忠以為

國之懿尚帝克盡也獨念成化丁酉志淳試揭屋景問尋甸之亂莫可誰何

朝廷創設巡撫選極名臣而隆其任亂、始救今未五十載而瘴癘滋太顧如此無亦是務于天時斯城者怵恩斯從者懾遂斯土者盤夷斯民者懲夠非所以久之也鑒往所懼承今而惕心爲民之心而不渝於冬此時諸公所同願尋民所同仰亦天人所同歸矣高朗顯融令聞長世奚翅光照於茲石

新建武定城治記　陳善

我

聖祖混一區宇宙在四夷爲臣洪武十五年克平雲南而西南夷始通通矣于時土酋內附授土官職事使統其衆懸修其教不易其俗古聖王疆理天下之

道圖如此按地理志南詔三十七部武定其一也宋淳熙閒陂氏學阿而者為羅武部長凡三傳為矣格元世祖特為北部土官總管至元七年改武定路至

我

朝阿而八代孫弄積妻商勝倡義歸附授武定軍民府土知府嗟乎商勝女婦耳能知順逆識真主使子孫世宗忠順

朝廷方念舊勲録及苗裔何忍遽絕箴之卿正德間弄積三世孫阿英改鳳姓潜蓄異謀嘉靖七年英子

朝文叛附安賊英媳瞿氏守土盡職嘉靖四十年小人構謀劫印歸男婦索林自狀始多事矣瞿氏嗣育

逆祖冀圖襲官屢撫屢叛罪惡盈貫赳然無尚書新
昔呂公决議剿賊未幾逆祖授首隆慶元年呂公乃
疏奏
朝請設流官以治之擇鳳氏族人思堯者世授府經
歷以承其祀
制曰可隆慶三年思堯父鳳曆糾合諸夷謀危城社
知府劉君宗寅同知徽君世彥奉撫臺江陵陳公密
計一舉撲滅說者謂三人定亂之略可當數萬甲兵
信哉先是府治歌肆四面受制隆慶二年參陳公因
劉君請躬往相度嘆曰茲府會之藩籬滇南右臂也
遷城移府乃可長久題奏

欽依擇地於獅山之麓鳩工賞鉅甚左使鄒公捷曰設險守邦不宜惜費議定以三年五月初十日起工訖于四年十二月爲石城者七百九十丈八尺有奇爲城樓者四爲舖者十爲水硐者七府治儒學院道行臺和曲州驛城隍廟山川社稷厲壇次第落成雄峙甲於列郡劉君鄭君爲民服勞始終勤事蓋貽之以千萬年之計矣五年四月分守参知羅公元禎分巡僉憲石公盤謂茲肇建宜有記述以昭來祀往四年之夏劉君屢言人心玩愒城工難完外患可虞民鮮固志左使鄒公毅然向予曰幸往工以樹丕績公日坐經濂堂其孕麻當在獅山左右也予戒公志六

月攝洱海道事以行鄔公乃擇屬爲經歷張效同知
廖致和李盈閭沈恩予令分地併工各願自效諸當
建白者同歸鄔公達於撫臺陳公按院內江劉公皆主
報可乃飛檄東西徵召四集攝迎道宗公參又協贊
之至歲終大工告竟矣予備員於此久聞之人言而
道諭之曰尚書呂公都憲陳公左轄鄔公太守劉君
同知鄧君武定之民尸而祝之可也何賢乎數公曰
呂公戡定禍亂陳公先事發謀鄔公又安疆宇劉君
純心定保鄧君盡悴安集天城池完固家室載寧皆
纘數君子之力以此天福祐武民使之安利於無疆矣
隆慶四年冬撫臺宜興曹公今年四月御史安肅許

公先後至滇矜念新郡凡可以蘇息民痍者如鄧君請八月許公接部武定開布腹心懷柔携貳夷酋感奮至有願獻田土以聽軍者禦所軍士皆分田治房咸有固志此行真與金城湯池爭烈矣後官此土者知武定為新造之邑其民係瘡痍之民六七君子先後締造之艱則當兢兢業業日慎一日始可以繼前人之耿光為吾民者當思

朝廷設置官師肇建城府要以奠安夷民則當忠順不二永為

聖世之良民子孫尚亦有利哉是役也費布政司公帑一萬二千有奇文武官屬有苦得書者皆列之碑

陰

遷建巡撫都察院記　　嚴清

雲南僻在裔去去王圻遠甚彈壓之寄惟在重臣

高皇帝以世勲居守乂安地方意深矣

賚皇帝

景皇帝特有巡撫暨設贊理軍務然不常置

純皇帝用閣學淳安商公輅議各省設巡撫始為常

于時三原王公恕首膺

簡命開府于滇

肅皇帝中年欲興交南問罪之師雲南巡撫始兼贊

理軍務于時首易

璽書者崇暘溪公文盛也後歷二十四年十二公
朝廷假借事權為西南之慮遠矣歲庚申因事報罷
王新昌呂公光洵
奏復之又
請兼制蜀之南鄙今陳公文
請兼制黔之西鄙于是幅員益廣事權益重稱軍門
矣顧府第狹湫弗稱三省諸大夫圖請易之公乃相
度舊鎮守太監府吉第亦南嚮乃謀于有衆移而闢
之地不足易諸戚屬者若干間為金若干兩舊材之
不足用者藩司上議費帑金二百三十七兩有奇侍
御悅南劉公又益以三百八十六兩役給犒賞匠役

漢書人夫爲金一百兩侍御洛浦曲公捐雲南府助
綵叚壞縣金八十兩侍御晃菴劉公助給工費爲金
五十兩總兵雲樓沐公助給犒賞爲金四十四兩有
奇三司各道犒賞夫役爲金共三百五十五兩有奇
其官司出入者雲南府通判白采撿較其支元諸行
須銀買辦者曹郡相等夫匠受賞者則楊應學等也
肇造於隆慶丁卯正月落成於戊辰十月録是厚棟
大梁爽庭高門赫然偉麗稱大觀矣公諏吉卯宅坐
于新堂幢牙葦纛旌旗旗旟旒陳列兩序文武徧裨師
儒卒士進而賀曰非是院之成不足以播物非公矩
望不足以容衆宜刊之金石以示後祀公自唯唯會

予逢官過家辰省得造堂下舉手為賀公曰是役也吾罪細殫厥心焉一日欵予于光化樓凭軒四顧見池巘前陜山槐後左參右碧如翔如馳誠一區偉觀矣予曰美哉壯乎斯軍府之要樞江陵之偉績也公遜謝託予為記翌日郡守董君原道復致公命予懷簡書之畏倥偬謝道踰歲董君移書促之者再因憶公與予嘗治易易稱上棟下宇取諸大壯大者壯也先王宮室之度貴賤有等卑不可陵高不可僭允以定民志也矧雲南介萬里絕嶠開府聾一方其聽居則院者于以控制三藩撫柔萬衆可安于固陋而以蓮廬相視哉然則公其舉本

壹制僭竊恣猖獗者之當伏非徒耀稜威以示侈也
夫太極四隅之邦也建之則爲夬夬有決陰之義吾
滇諸公剷平逆黨人心載寧雖公克成厥終疆域
底定然諸夷環生豈無懷奸覬覦伺釁夫討者守若
然則陰之在夷酋者所當決也公正己裕物亂裁屹
然諸司百職精白承德然豈無縱欲敗度速戾厥躬
者乎若然則陰之在庶官者所當決也聞比年戕叛
獲醜獻功
魏闕諸夷之膽落矣今衆奉約束者蒲伏兩階目眩
心悸謂先聲有奪人之心非歟所以馭夷者柳何決
也百職事奉章上謁者其在君子則升降上下禮儀

辛度雖有回邪小人亦常向從教公又以明德照臨
之辟乏太明當天羣陰屏息也所以馭官邪者柳何
決欸大象大壯之特厲大壯之位建大壯之居而行
大壯之道非剛以動之君子不能也公其深於體易
者耶公崧太賓江陵人與予同舉進士又同出宗伯
高安吳公山門下斯記事之委不能辭乃若公之鴻
猷駿節穰種注措風行震疊動乎遐邇異日絕滇載
者自有錄予何敢僂云

都察院續題名記　郭斗

雲南都察院題名者題巡撫雲南都御史諸公名也
記石而不朽也更而剡石者今巡撫少司馬長安蘭

武職然也由職然而上凡四十七公其在成化以前聞六邊遷擢使報罷未嘗專設專設則始於三原王公領院則自涇陽見吾陳公始也碑各以官歷次第之使可考見優屈其左族後之來茲土者題焉夫天下大既在紀綱紀綱重寄在風憲都御史則風憲重職

朝廷大臣也漢所謂御史中丞即是官也制所從來遠矣

高皇帝有天下斟酌古今創制置吏設吏部統攝百官都察院察百官賢否而黜陟之都御史獨持風裁權與冢宰並重為夫進退百官而佐

天子出令官至都御史亦崇矣乃若
聖天子高拱於
穆清之上慮其不能遍及天下始以省方觀民付之
風憲大臣若曰巡撫是巡撫者受
九重委托係一方安危其職有未易盡者則外之都
御史不亦重乎蓋在內乃察吏治行考察之法事有
常典可守而行至於外而巡撫則文武百僚之賢否
尚賴以辯别軍民萬姓之休戚賴以體察遐邇諸夷
之向背賴以睽屬地方利可興害可除賢才可舉用
奸宄可攝服錢穀之所措發饑饉之可恤可弭事
若是其繁攻若是其大也而皆其職務為雲南遠在

萬里諸夷環處而質理軍務厥任匪輕兵餉責之總
鎮巡政令綱紀張軍機之緩急與撫賞雖掌握事無
纖巨動關戎馬毫釐而失千里遂謬鮮有不僨事者
矣雲南巡撫不尤重乎
聖明知其然是以不遇缺員輒難其任所簡命皆
遴選而畀者以吾滇雖遠實重地再始碑石中所載
諸公自耳目所覩記屈指乃海內名流或以侍郎至
或以尚書真異非重是任也都察院舊署舊有題名
碑石乃見吾陳公改建新院院敝移刻今署中參郡
公名御史也嘗直諫有聲於蔣後以右僉院都御史
青火司馬來撫吾滇今

上授之節鉞開府西南至則撫文僖文忠先業大有庚維新以題名所紀多舛紊深慨之蓋先是公為太僕寺膏參

欽命至滇與江陵黃潭陳公遇諸途而車立啓里五公因從陳公而至者及閱碑石列名翻在陳公之前其舛紊如此既考至正之公嘆曰此志之不可已也遂欲從修新志乃謀諸侍御解州秉山侯公檄藩司舉行適藁榆中綏李公以事至始以修志托之使一省政務咸籍考訂他所纂修不煩是可知乎噫公之用心至矣夫此四十七公者或相宜而久或未久而遷或壯復再至蒞歷樞要登台輔位有升沉名有顯

瞭其人雖徃蹟所尚存皆可一覽而知也然趨名於後夫畫與無交像觀美已哉將使顧名思義備觀省而畫鑒戒斯繼世之微意也據余所記姓名里第燦然星列跡詳且盡錄行迹未詳而往徵孔著寧無文章足以飭治攻事足以擇名行誼足以敦化而立言並功立德耿耿不磨可垂永久者乎柳豈無與是三者稍異而或相悖焉者乎他日覩茲石者安知不摘而摘之以析其人品之不同若是則是非得失燗然在目皆衿家之義為周徃可以察來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耳公論在人心百世之下必有不可昧者則石雖不能盡書然已得其槩矣茲舉也碩備可緩

乎哉君乃視宦游如傳舍等歲月若流塵職業未舉計日待遷漫然樹立上負吾君下負吾民然地方疴癢疾痛漠然不加之念即臘筆要繆極通顯將不外篆而內作千世道亦何賴也茲殆非我公汲汲題刻之意亦非斗所敢望于後也公曰良哉予之言也敢不夙夜以期無愧茲石後之君子尚相與勗之

巡按御史題名記　　謝朝宣

自司馬公記諫院題名寓規戒意後世因之滇南巡按御史舊未嘗題名孜於志得鄭進菴殿信觀於鄉賢祠得宋璞樸三人既前輩名宦之湮棄於故牘雖

未能詳盡尚得六十人用紀於石嗟夫士君子凡用於世立言從事固所必謹凡憲綱紀攸係不謹於己何以律人謹矣而何所懼見夫指名而議之也然矣身後事耶最在目前善則榮懷否則既辱且危善惡之幾榮辱隨之尤切于身所當謹者固衆人之見也愚以為好惡之心原我天之稟賦勸懲之典隨乎人之善惡矣我所當自盡若無與乎我者其于身之榮辱名之得喪奚暇計哉然必已身克謹而後可以言矣愚願學而未能也楷書為將來告

察院續題名記

王大任

己未冬十月察院火有司以風紀之地不敢後請先

仍舊葺之緣舊堪規制湫隘且樹屏逼門垣殊失觀望謀欲改圖而隣比居民肎以容遷官署不便秉隙求售因就而拓之卜吉興事始於庚申之孟春而落成于季夏前堂後室比棟連楹洞啓重門翔飛四翼退食有亭觀風有樓郎監書使辦之寓庋閣湢除溷廁之末罔弗數門外徙屏而遠之表裏廓如也屏之南潔司府之館四廂脩廡僚之舍下及服事之猥瑣咸有棲止頗周且詳方欲礱石述其事故前院題名碑盈石亦宜更勒以紀氏代貽耳目緊惟觀感所係匪並舉之因俛而思曰吾何修而居此院撫此碑晉此名哉其斑顧名思義用脩砥礪之具琢磨心術以

自執於廣居正位周旋大道中允厥菲薄憑仗
威靈於智術逞奇虐恣其好惡以毒人之事不忍也
日慎一日求盡其職而路人口碑有堅斯石自不磨
也不然使民讟為怨咨之語如滇之在昔之謠所謂
不去地無皮云者則深青濃碧厚琢深鐫求蠲刷礦
滌不得祇自貽累庸何益公論凜凜嚴於鈇鉞真有
不可磨者可深省也況前此回祿天心可察不徒警
悟我也去留分而休咎利鈍係之未可以其遠而昧
往日謹言民情可見不徒是非我也向背分而得失
榮辱係之未可以其微而忽天人之際昔人所謹戒
之戒之用託諸石附君名于座側以識不忘云

布政司題名記

曾存仁

昔司馬溫公以為名為戒直以與為利者例論後世事淡於名居子頗指為口實愚又以為通方雲南布政司先後題名凡三十嘉靖乙巳春門廊不戒于火石隨以燬至是修復故事令前後羣公姓名履歷併刻一石仍虛左以俟來者時在位諸君子相與謀于予曰名之必題於石何也曰匪石榮名惟名能為石之輕重耳夫今之方岳視古諸侯居國子民於是乎寄以予輩列官于茲儼然古諸侯之任人之望之將徒以居官之名予之乎抑以實相責備也夫人以居予之名予我而不思所以自勉非也以君子之名自

號而不務遷於古今賢勝惡善非也是故勤宣明德
邁跡顯庸以業著其實於是蕃官有著政咸有公評
焯徽臺我圖籍國將得附於君子矣濁尤存進於此
者雖若二三其德惱溢是即以僨其官於是乎政有
遺慮茂周依暨以取罰於國家且將得罪於君子矣
況尤有甚於此者乎故自匪石崇名惟名為石之輕
重也司必題前諸君子何也語有之不習為吏視已
成事則前之法措謂非吾今之準繩乎吾誠師其意
不襲其事考其跡觀其用斟酌損益與道為歸有不
徹者恐以為鑒則前乎吾者孰非吾師資之地吾可
使與名茂殘不傳耶曰必虛左以俟後何也後之君

玉龍泰得縣之翺翔矣積土地人民
朝廷之所寄也吾今亦惟為其力之所能為焉耳吾
力之所不能為勢之所不能為時之所不可預為皆
不能無賴於後之君子審時度勢以償吾歉為未酧
之志吾可不虞庶以俟之耶夫章程而待來尊道而
求免太甚以合衆實心以為民危以君子之道待人
而冀以自勉焉者君徒為令章為比既將易之所謂
同民於樂而差吞承之雖列名于石夫奚榮曰是則
然矣以司馬公之言列之得毋汲汲于名之嫌耶曰
公之所謂戒者名勝之名也若實勝之名公固嘗言
之所謂居是官當志其大捨其小先國家之急而後

身圖報感嗚呼是豈與甚德為諫官之訓因我有官
君爭先獻鑑為賦桐與矩勉將人起視之為麟鳳為
劉君大術懷名之省館
問重建雲南按察司記　　商輅
我朝洪武兩子發雲南按察司永特即昆明縣治為
者因陋就簡幾八十年於茲矣中間雖特加葺治然
不過苟朽以塗拓而新之良有待也成化丙戌新安
孫君繼來
命總憲是邦公務之暇顧而嘆曰外臺綱紀之地而
陰陋若此可乎遂亏寧請特可有為若復因循誰之
過時遂偕僚采謀諸鎮守太監錢公能總戎黔國沐

沐公琮暨巡按御史請以雲南中衛及貢院改本司而以凡司為貢院以圓通寺空閒官舍改為中衛諸公稱善乃合辭具疏以聞

上可之事既下同心協謀相度區畫掄材任人咸稱厥事伐沐二公首捐百金為倡一時在任者以俸助而經營提督之責則都指揮萬傳方明專任之始事於庚寅之三月而落成於是歲之十月其材木磚甓之需悉出於公採辦興築之役弗勞於民凡建前後堂經歷司照磨所儀門正門東西吏廨府宇獄禁以至庫庾庖湢通三百三十餘間傑棟崢嶸重門軒豁真寔壽哉藏居述興造始末走書徵記予惟雲南古

邊徼無地圖可稽前米及職方歷漢唐宋迄無定屬我
[illegible]
太祖高皇帝誕膺天命統一寰區而雲南悉心歸附
列聖相承併漸義摩衣冠衣紫與中州等而按察風
紀之司所賴以詰姦激貪鋤強禁暴使邪居弗稱焉
以重風憲宜莊居僻之同寅和之鎮守總戎王成之
由是規制一新吏民改觀端本澄源誠非小補莊居
可謂知所當務者矣繼自今綱紀益振政令益明使
一方之人曉然知忠之不可爲法之不可犯則循皇
清峻無愧于興建之功憲職修舉不負于付托之重
嘉一舉而衆美備矣故記

按察司題名記

鄭顒

來陽李君朝用繇浙藩參政來爲憲使於滇期年法令明肅政化大行式以要然於是考尋舊章得前人之任官於茲者名氏若干人將題之石用忠不朽徵言於予嘗攷之載籍周命撢人循省四方漢置部刺史行部以六條察舉郡國唐置觀察使其後諸道帥臣或兼之宋有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武臣提刑提舉茶鹽常平之職前元稱建肅政廉訪司以專按察之任歷代官制不同其實皆監司也雲南去京師萬里洪武十五年

太祖高皇帝旣定其地始設承宣布政司都指揮司

以璵璠甚心愈數千年斁從事洽聲名文物之美寢
處與中國等又慮大綦改橫吏之或作則人之嬰其
害者多矣二十九年乃建提刑按察司置按察使一
人副使二人總理憲綱之事復置僉事四人廉任分
巡察舉之責然非清強直諒德望老成之士不稱其
選而士之居是官者必皆思自奮發勵廉恥重名節
守正循理以求無負乎
上之任使意何其盛哉夫見賢思齊儒者之事也正
己正物憲臣之體也今李君以欽哉之賦而為是舉
蓋欲使同官之士出入起居朝夕觀省與其好賢樂
善之心益懋夫律己律人之道庶幾憲度改令桐與

無緣於善也余菲材正統中書爲副使於斯歷升今官其賢與否鄙不敢自知也後之人豈無指其名而議之如棣吮題名所云者嗚呼可不懼哉

按察司題名記

陳洙

皇明混一區宇肆張維圍稽古建官良有深意列省設按察司振揚風紀貞肅憲度貢有廉使以總憲有副僉以分任制也然東西南北不同其人同其官同爲玉園均有僚寀之雅磐石題名以椿往昔昭鑒戒誼也雲南臬司題名舊有碑昉於景泰迄嘉靖凡四豎其詳略見記中載久姓名填溢碑無隙地猗歟盛哉隆慶壬申吾閩澤玉公以副使攝司政軫念前未

者用以記籍迹謀平反翻刻用光前武僉以杜去今

業也癸錢塘顧公奉

命來掌憲事甫浹旬從獄患流政平刑措滇人誦烏琢視魁崇慨然發歎其事而屬予記之予惟古今有代謝猶名爲不朽以制論當惟其官不惟其人以誼論言惟其人不惟其官且名者實之對也名實之相須猶形影之相應形端則影正實勝則名彰古之君子樹鴻猷建駿業者率留流聲金玉垂譽旂常珍德在人耶百世不能泯滅若皎日行天雷動域中自能揭休光而震聽觀矣又奚待勒名於石耶夫前之車後之繇撫昔之猶今之鑒覘前興思碑以人重奚斯頌

德碑必然輕豐德豐悲固在是而不在碑也吾儕誦
法姬祇秉時喬膺身為憲臣有懷是武爵位崇重君
前浩浩書也設或恭厥度循厥行與繼厥素大將指
摘其瑕疵而譏議之是又可懼懼也碑在堂左望
之森然儼我有位君子朝往而暮陟左盼而右顧爾
孫目擊於心得不顧其名思其誼手援為吾人處右
之銘矣胡不畏哉碑並衡析兵欽視等級以護制也
者註寧里函身之躁貴後先欽敦誼也制道則正誼
敦則公與則闡散淩躐公則閑散避忌以志久遠以
詔后表異在茲乎是舉也副憲湯公張公李公羅公
許公僉憲田公畢公皆展承一堂卓犖表樹相與際

飭以從儉監共觀素而責成之余以公子功為記其題名亦有郁郁者云

重修提學道記　　陳善

昔閔騫止魯人修長府孔子許之學孔氏者拘於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與之休息而已然有不得不改作者蓋窮則變變則通時義當然聖人不能為也予試提學道舊修建蓋亦有所受云嘗讀學憲桂林包公孫修道碑記乃弘治十四年因晉安道而改置者為堂三間其後為品字亭亭後數武為寢室三間今自正堂而東至露臺即舊址也西阻民居露臺之東夾四樹而蔽者舊露臺也南北相距僅二丈八尺

至儀門亦如之每諸生進謁雜然盈庭升降上下序立無地予每嘆曰學校儲材之地風化繇出之原而其內之隘陋如此大門之外丈許為門屏屏之東為行道西公署而環列者民居也於乎將使廣僚屬共遠人觀化而其外之遢溷如此矣而道西居民有欲易地者命夏生詰往視之縱七丈橫七丈有奇與道中之地相準予甚喜曰此百年嘉會也遂以其狀白於中丞可齋游公侍御及泉王公期改作爲先是東西從而南北狹其南為大尹姜公所居其北則修廟四十楹為諸生憩息之所既已闢西之址矣其東亦㩁民居而廣之其南則易姜君地丈餘其北則移修

廊於東隅限以高垣餘是試廊增而非復昔之狹隘矣乃經始為心遠亭亭之前為後堂五間而軒於其前為三楹兩旁為房各五楹堂之北為讀書樓三楹拓正堂五間扁曰明道而軒於其前為五楹左右為房各六楹中為儀門樹以棹楔新大門而塾高三尺移門房於行道之東魁偉赫翼煥然一大觀矣入之登吾門升其堂者出入有度登降有儀周旋折旋皆中矩則益不動聲色而自興起其端莊肅敬之心矣吁禮之可以為教也如是哉是役也雲南府學教授吳仁司出納李顯朝許伯昆明縣學訓導程九疇稽物料左衛指揮王輔總衆工後有防守之役以前衛

指揮陳松代之分理則千戶李輔百戶陳昂周岐始於庚申春之二月而以辛酉五月訖工凡費白金爲兩三百八十有奇皆取給學膳并學租不煩邑一錢之費予求西考較什九在外至於料理周密代予任事者縣學弟子員祝生成己生多材有心計大功告成勞勸居多矣自

朝廷建學立師以來幾二百年矣胥學之臣類多鉅儒然皆因陋就簡未有建百年之永圖者時未可也予今為是不得已之役其於綱紀風化未必無小補云

增建雲南提學道署記

黄琮

事必興也而猶與廢墜淵而實有不得不然者余以己聞之夏入滇初較士雲南府見其蓬戶狹窄試不過三百人而已府學背接防範難施丞條翳辟塔書廨無屋繞繳若廠風雨撲濕則諸生困甚苦之詢其費有歲編具在而閭閻之所供辦胥吏之所求索實侈從無實私嘆蓬亭一役何使政視為厲府而諸生曾不得寢用於齋且也歲而較亦歲而耕是則民終無已時也去懷未安非革不可推時以伽還未逮年忽乃檄雲南附邑查所供額金二年得三十有奇稍以他金益之召匠度堂前長亭二十五楹度兩階作廣廊左右各三十五楹而地勢不足不得已拓二門

長數尺廣之於是合之可試士五百有奇而危危撤撤榥前庳室狀不害遠矣工人器告余曰室屋猶人身也寸尺之面而僅一一之軀橐不稱何令蓬亭廠豁然一尺面也顧諸圖之余躇躕久之仰視列屋已半有陀修者葺之亦惟其特於是內自中堂穿堂後堂正寢皆撤而更之視舊廣可增十二高增十三外向縣門而垣表皆撤而徙之於遠出二丈許其左右則胥吏門隸廚湢之所或修或易皆葺然備矣工人復器建曰是如胖太頎然僑矣門益出而屏益近室益太而後益縮齊其背而闊其口於端息萊衢宜乎於是署地且盡則問之前後之居者凡十一家厚其

敞成臨之得屋凡三十楹閱歲其後以為宗樓樓其
前為聽事中豎屏壁書郡府邑而應餘以屬諸執事
者居壁之前闢為射圃其南建射亭於是登堂則金
壘如陵卑闌對流泉如帶登樓則四壁雲山皆如屏
始戰街環拱湧中大勝狀為大觀矣夫是豈盡祠祭
之學顧傒葺以守蓬亭故致然然自逢亭其兩士誌
詩者始使示時之安小民之祗敬孝也始晁供辨林
敎述者歸律日歲編且從其可永哉則雖以百頃費
而悖其亡便私心猶竊快之是真所謂不知其然而
民有不得不然者蓋昔王仲淹有言勞入逸己胡寧
是營其龍門令所以不累廣舍也是為廣舍事頗類

贖如許云峇為諸生為細民衆且出逸已否余不得

而隱者抑古人興作類盡役民錢物取諸直工取諸

情於民名托予來實以蠱將至耳果且出勞民否余

又不得而隱也非逸已非勞民葦所謂往者無咎余

不知有余乎否也姑述所以令觀者得從而是非之

是役也肇工於己酉十二月十八日竣于辛亥十月

二載日費金可八百有奇皆出祖康撫臺周公助料

者百金有奇合之可近千金買民房十一家契共十

三張價銀共壹百二十五兩五錢具刻碑陰督工官

按察司檢較陳奇中衛知事鄭純仁例得並書其他

瑣細可與盡紀也

貴州都指揮使司題名記

陳善

我

聖祖既平滇黔用夏變夷棘護脣齒迫密黔古于是衛與所東西星列棊不惟開疆辟土亦示永羈撫壓周密殆建瓴視百蠻矣稽其制為衛十有七軍民指揮使司三守禦千戶所亦而董之以都指揮使司其設官都指揮使同知僉事各一人蓋自洪武士兵數而經制大備之百年來專閫於茲者固多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然知忠孝大義者罕矣其姓名不列之貞石何以彰往烈示來今先是題名石有二其一自洪武辛酉平侯沐公起

至四十一年都指揮僉事王世科止其一自都指揮趙晟起至都指揮僉事劉珮止題名已遍隆慶二年上節趙君弘祚來視閫篆歎曰古名將有言人死留名故列名于石石可以其人擯而品藻之也于是伐石以續題名閱記於予予自庚申歲視學於茲至今踰十紀矣閫篆時以忠義奮發者有王君世科今有趙君然狀王君倜儻饒智略趙君戇直勇不畏死使臨利害當事變則仗節死義趙君其人也嗟乎以予所聞見若狀則前者豈無趙君若人者乎誠有之則可指而知也後者豈無趙君若人者乎誠有之則可指而知也觀之則其人或忠或邪明鑒具在不可得而

遡鄉哲感于忠義則良心在人自知興起不可得而
遏也然則建碑述表拜志報于當時庶幾于百世
運之後哉
登極傳稱愚者欣行而業而爲斯豈非
聖祖用夏變夷之遠意而設官敎養之彝典歟趙居
以入關成行跋涉及史識神所重也越數月楚沅楊
君類表劉傑遡事其貢忠勇亦趙君流擢也書皆揭
君使刻石之上方
雲南府通石記　　施　呈
嘉靖癸未冬太倉茅公承爲秉守我邦正經與民敦
古意俗不期年治成士民倚以爲重公方欲煕赤自

邦世惡同惟撫下民既阜且穀豈予一人之休而我
前守之遺執是賴僉稽董公懋著厥績既刻石建亭
于府中門之西以張大其事矣前後諸公曷可俾無
聞邪于是稽其名氏履歷刻漢以來若干人並建亭
於西而命墨記之墨惟雲南郡縣之設始於有漢入
唐歷元漸染華習逮我
皇明肇建府治簡守臣以牧之殆彬彬乎盛矣是固
我
國家人文之化丕冒四海而諸公承宣之績爲可誣
也哉繇漢迄今凡幾易代矣而政變始盛則大積累
之功豈一人所能致雖張弛損益之間各有能有不

能與哉以爲盡一也慨自封建法廢而守宰之制不可復舉或盡如昔以守求或以治去晉魏代之康常也其或以德存或以功著去也有恩遠也有惠而館結之弗容已者則豈可槩取猥致哉故爲政者惠已之弗有爾苟爲有之即係即光夫循僕於居然升名以表實其爲治者之心也昭名以勵世其主言者之道也建名以彰此爲人後者之事也諸公之在當時所興意於名矣不有以表之孰從而彰不有以永之孰從而傳之也卿此題名碑所以不可已也夫碑自今而只郡所元以上者徵始也元以上或書或不書者存疑也今則無不書者致詳也徵始則知本存疑則知

獨致詳則知考三者立而彰往傳後之義備矣自今以始吾民之拜亭下者必將曰某也循某也能某何德某何功諸公之繼吾民之思不將有賴於是乎否則事無稽而議之者乎後來者顧瞻斯亭又得無討論而思勸乎

重修昆明縣治記　吳鵬

昆明者故滇池地自漢元封以來治革靡常至我而
本朝改中慶路為雲南府以昆明隸焉為首劇縣也縣初建在滇池之艮隅位置弗稱再遷得今治然創始時率從粗畧規制隘甚及今又百有餘年堂宇廳舍日就傾圮風雨不蔽案牘山積架閣無所獄庫淺狹

垣且敞門出入無關即有輸稅於公者及獻者至與
逮系環桃廡下漫不可省識計令茲縣者不知凡幾
人固亦隨宜補葺要之因陋就簡未有能易新之者
非所以示觀瞻也嘉靖壬寅夏四月值馬君宣知縣
事始至喟曰詎有之廉遠堂案視壅滯是之不務而
又為從事於乃教然以經營為己任上其議於大中
丞白崖劉公報可巡按宋公南渠亦曰可藩臬諸司
皆曰可於是慮財用計徒庸量事期示章程議式廓
以甲辰正月初十日經始為堂崇一丈九尺基加崇
三尺正門基崇二尺儀門二尺有奇市民居拓地從
九丈二尺橫二十五丈一尺為周垣一百九丈四尺

為廨三為幕廳一為祠為庫為獄為樓為亭于堂後者二左曰致恭以禮賓也右曰慎思退自省也獄中廳曰四面示仁也由門堂廨舍而降至庖湢之所約一百七十有餘間皆新作其他則仍舊而加修者闕陋就佳高明炳煥翼然改觀於是年六月十五日以成告費取諸官計銀五百二十有九兩工匠取諸雇借夫取諸民每丁役其力止五日勞即而不煩君子曰是役也可以書矣夫興作重事也春秋凡用民必書以見勞民為大然使之以時則又未嘗不致善焉予竊怪夫人情樂因循而官政憚改作非甚不得已終不敢更一椽至有視如傳舍然代以去者為君獨

以經營自任罔衆人之祈忌而不顧大中丞公以及郡司悉聽之而不疑其士民亦覩厥成讀而樂道其善足以徵定孚之義矣固春秋之所予者書之以告後人俾勿忘其所自始焉君名宣蜀銅梁人為政知體多類是

大理府新建督學試院記　　江和

楪榆文士甲滇雲二百年來有司作新者代有試院闕如也一書院不知圮自何年蕪廢不治學使者至率就試於御史臺量其觔以茨以絙而不以陶墳屏翳風雨之不時則諸儕輩之士至不能安席卒乃事且材逵逵貧之民閭不興而屢爲太守病之以謀於郡

諸人士曰書院委之草間試院借之他所非計也是可易無用為有用乎諸人士咸踴躍稱便更請之當道董公亦報可即日撤之得材十之三得植十之一餘但朽腐不可任然安所得地而棟之隆之乎適民間有隙地在郡東隅欲售者倍與之金錢而擇弁之守冢者亦以其丙舍地餉太守日即先諸僚屬糾虔諸藝士一材一植栽栽俸錙錢以助一奚一役悉量將計工不兩月學署巋然聳翼然峙翬飛而鳥革皆為堂拂雲而落星者為樓文明以止者為棹楔窈而深寬而有制者為試號縮閣臥起有所庖湢環列墉垣鞏固文理之改以彝不朽之觀以具矣以戊午春

較士全黔閩而若外言言翼翼耳目一新以勞太守
太守亦有既畢試諸博士弟子帥而弁者咸太守功
請純成事予曰君如太守之為是舉乎凡士風文運
從精神而新耳目者牖精神者也文有苑講有壇而
賓主有館牖耳目者也太守毋亦借此為作新者机
耶非太一試事之巍巍已也諸士新其識語語務之
性靈言言抽天理與毋敝帚而千金饗毋燕石而寶
匱藏乎新其養日全神明之藻雪精氣之扃鑰毋躍
冶而為不祥金毋罷駑而為僨轅馬乎新其猷慮若
保毋之閑閑婉出若春思之熙百昌居常則外其家
履吏則外其身乎此之謂日新此之謂盛德與日月

同韋來典乾坤同景爍斯毋負於今日更新之會也且爾滇之所爻者登文于玉馬流徽於金碧叔覽樹幟汁洱蒼那氏則蔺軒氣使啾嗟珠玉如信陽覊人遷客照耀爽憂如成都而武昌落水猩憲鑄人又以其風流文雅中權而後勁之斯皆諸士之前修而吾所望於新新無已者則不第文章彪炳聲聞奕奕如潛冰所云小技壯夫不為爾也大文翁治蜀教化為先子雲相如源流脉絡適有可尋太守諸君可謂知所先矣爾諸士作新之意尚其亟圖焉緣諸孝廉申前請遂洗而為之記是役也太守傅啓董其成郡丞令陞武定府黄廷鳳麗江別駕署太和縣事程文鄉

別駕杜漸臣金龍太和令孫枝衛與力厥成得並書

遷建大理府治記　　李元陽

古者建侯置守非依名山大川亦依形勢阨塞以為固猶必審向背之勢辨陰陽之宜而後測景正方以昭室達易彖設險詩詠依莘略可暗矣大理為郡西據蒼山覜乎千仞東距洱海浩乎萬頃山水交于其外城邑奠乎其中然非所謂固而可守者乎然山延其麓河流其裏枕山襟河惟其位也乃舊治面離而出席坎而居枕既戾山襟亦失水始拘法制之不得終虧輿地之大觀識者每以為言吏事委之循習隆

慶己巳內江劉公翔以監察御史巡滇按部所經思存大體謂茲郡居南中之要處據滇要之大防氣得中和之號沃衍而府堂重墜廨宇囂湫必欲章彼因衙盡亦圖維久遠乃檄監司太守長慮僉謀陵隆山原法爾規畫卜占協吉事在必行惟特巡撫都御史沅陵陳公大賓斷而善之方伯錢塘陳公善長棠陳公特藉贊而決之於是諏日興工伐木輦石明其位置差其後先正堂儀門有嚴有翼乃治衙廨乃作廣宇長貳佐屬以柱差列視事燕休咸適其宜庫藏圖籍觀嚴固吏舍案牘闌鎖惟稽戒右有亭禮賓有館工程重集作樓於門更漏鼓焉府額榜焉所以統

率州邑載正典常望之峨峨郎之秩秩山光水色蔚乎其相扶也炳乎其相輝也二百年來久闕之典再覩之頃邇覩厥成父老歔欷縉紳胥慶庚午始事壬申卒工用銀以兩計者二千有奇用工以人計者八千有奇期限不棘故民不勞處置徐徐故費不侈癸酉六月太守述職且符以記見屬且白周人考室風雅著之魯國作門春秋載焉方今

聖人御乾萬國冀衛惟茲山郡邊控諸夷若非環峻廉堂何以觀示方域願鑴金石以永萬年竊不文然不能辭乃載筆列述其事以見崇顯制度之意焉

重修臨安府治記　周瑛

臨安府距滇南幾五百里古荒服外地前代建置沿革詳於志矣

本朝

太祖高皇帝元首萬邦華夷一統洗先代之陋宏盛世之規置府於衛之右犬牙相制控御諸夷是洪武十有五載也時制尚未備迺洪武二十五載通判大名許公革綠守瑞肇左遷於茲始經營之前為坊為門為堂迎堂之後又有堂曰惠室左右有廳東西有舍外置倉內置庫自刺史以下宅皆朴素繚以墻垣覆以陶瓦環繚廣可二里許判山前拱北嶺後峙建水南環蓮池西限西為學宮制度宏麗陰陽醫術有學

申明謨善有亭國圖有禁領嘲四縣四面海為東南
要領置守禦十戶所二屬長官司九若納樓茶甸獨
居河內若虧容甸溪處甸思陀甸落恐甸左能寨聚
處河外其西偏也若安南教化三部王弄山其南偏
也若邇外國若交趾若車里若八百所謂邊徼重地
也方千里之廣民至百萬之務所謂為滇上關為大
府也乃若戶尚詩書人崇修廉守然者昉於襄陽世
公家實繼而程公子益王公庸米公志光陳公禮愼
公瑛徐公文振劉公芳王公佐咸權自名宦後先相
望有聲其賢與否吾不得而知也瑛以刑部員外郎
來守茲四稔矣才不稱任恒自戰栗上以御答

天恩下以循執民情因事制宜一求於當而已也若其賢否吾亦不自知也同列請刻諸石因併記

新建永昌府治記

楊廷和

永昌古哀牢之地置郡自漢永平始歷代多因之元務遠略創立金齒大理都元帥府於騾生崖甸其地在今千餘里是所謂金齒也後以遠不可守改為衛移就永昌府仍冒金齒之名其實非也我朝洪武壬申省府以其名併入金齒衛而千戶所以金齒軍民指揮使司永平縣亦隸之領之者衛官尚未有鎮守內臣及武臣也景泰中始有之朝廷悠遠文教漸潤上下交征日朘月削盡民之所

內輿地之所產不足以供谿壑之欲而民日華園户
口衰耗盜賊繁興君子小人咸相嗟怨陳徃言於所
司欲復府治前共巡撫屢以
上聞輒下守臣勘報名阿所好因而庇之虞唱吏民
以必不可復之狀甚矣永昌之重不幸也嘉靖改元
巡撫都御史何公孟春遂謀於鎮守總兵沐公紹勳
巡按御史羅君玉席君春連章請𥙷鎮置府議
上報可遂改爲永昌軍民府永昌合闔之室家胥慶
相與語曰而今而後庶幾以生矣我有田畝我食我
力無豪奪我者也我有男女我婚我嫁無脇誘我者
也我有官守我師我帥無飢吏我者也不圖今日復

為辛氏必新

天子之賜諸守臣謀國之志我子孫百世之利也未幾何公居爲吏部或有鼓扇禎氏欲害其成者都御史王公啟繼之亟以興革之原禍福之幾榜於道路仍留藩臬重臣往殿之捕首事數人寘於法反側復靖御史傅君桂按部至永昌其土民具言府治未建人心且將感傅君即日審勢定址計財料工以內鎮守舊治改爲之王公將檄參政鄧君相副使蕭君乾元董其事而閱月而成一如他大府之治法所宜有圍或不倫永昌至是真大京矣布政貴君志達人來請予記人天下之事謀之在同成之在斷而遷之在

機自永昌之人病於兩鎮之虐也凡有憂民之心者孰不欲更之而誠或不協又厄於時勢之難為固有獨倡而無和欲孰而不能者

聖朝更化百度惟新何公首主其議王公成之而鎮守巡按藩臬諸君又式克相之是以一舉革之而惠流遠徼功施無疆信乎運乘其機而謀與斷皆善也抑余徵之漢事永昌太守鄭純為政清潔夷俗安之書於史傳至於今誦之不衰矣則近日守臣建議慎擇牧守之意亦後來者所當知也府之復其事為重故詳記之若夫經營之役固在所畧云

永昌里社義倉記

歐光祚

永昌古哀牢國視今寓內則西南之窮壤矣漢夷雜
耕田無則賦而又衰并于有力者之家是以豐者餘
糜肉而約者或不厭糠粃且不謀朝夕無蓄藏從以
其土之所產力之所攻者相與貿遷乎旦側肩雜遝
于市乃可給晨炊每時未及參豪户輒閉門以避厚
直而不執牟利之人愈益騰糴為里巷很顧則吽囂
濁濁鳴于官官使吏治之亦畏人入皋也先是兩臺
聞而閔之檄有司發帑徵粟以播出貸惠甚渥也而
轉相從躉不免騷動利未必佐及于民而先售之蠹
矣郡不公私俱罷哉歲嘉靖甲子泉州碣齋王公春
復以兵符駐劄其地閔茲弊而憂之乃取長孫平所

論義倉法與朱子社倉之制詢謀於時有司及其父老子弟而責成于鄉大夫足衆吴君崧乃籍民可出粟者以户計得若干人不旬月募粟六千石有奇又康得廢倉基為庾廩野之而一時之民命胥賴焉比年歲告歉即發糶而賤其直然直雖入而衆後之議猶復詳然或云姑生息以衍之或云貯必浥又云須則民且負若貸而守者為尤難計人人殊莫知筮決而予始握監司之

命來荆與郡守張君元諭謀張議買田以長其息事半復遷去而予因以其直之半易粟於倉田收腴者而定其租額適巡臺見高劉公按其地復為議徼散

之法而使成爲吾知時散則無泛矣吾斂則無負矣害治之具出納之奸矣然則倉其永惠哉雖然有說焉夫倉必曰義倉田必曰義田何哉獨不可以繹思乎孟義卽孟子所謂命者是爲先王思以共養人之欲而制其求者也使人惟利之爲見而罔識有義與命則約者徼非分之獲而苟望於人豐者必淫泆其心而不窮其欲不厭祇見貪與吝之爲交而漸漬以入於鄙世雖有豐時得而食哉今吾欲人之約者約其心於分義之正但思所以自獲而無畔羨之心豐者豐於義豐於施而不閉市於時以陷爲心安於彼共之分定而行履其素位之常則比屋皆義人人其

足而蔬不可勝食矣矣倉與田之事久也管子謂倉
廩寔而後禮節興予則謂禮節興而後倉廩食與正
懋量鬼吾陳公詹爀御約並行之意真意之傳夫而
悠久者也巳復執正於藩臬諸公僉以為是遂書以
登於石是役也始贊謀集事者先太守楊君朗今陞
楚守張君澤與巳陞臬僉道君龍署事提舉楊振孚
通判蔣二逵也繼經理成事者今太守劉君繼為同
知孫輔知縣羅建賢也謀慮周遠以相其成者則鄉
大夫邵君惟中霍君薰胡君杲與石君雷李君杲部
闡隨明臣也其翰臬之鄉耆義士與指揮之有營績
者不勝載載之碑陰

陞姚安路記

元 歐陽玄

雲南有郡曰姚安當段氏有國時為姚府居南詔八大府之一其地有崇山修谷平疇廣川饒麋鹿魚鱉之利其上宜黍麥穀稻其民尚美俗樂善事耆老其載記高自昇泰相國六世至護隆封其長子隆政為姚府越嶲會川三郡之演習演習者彼國牧守之稱也皇元憲宗皇帝在位歲癸丑世祖皇帝以潛邸奉命征雲南段氏國亡降姚府為州隆政之子政君入朝授武毅將軍世襲姚州州守政君卒子明襲天曆戊辰又入朝文宗皇帝嘉其世濟忠孝自遠述職賜衣尚方賜鞍轡乘黄楮幣稱是命陞姚州為姚安路明

為姚安路軍民總管留遣明年己巳會南兵禍方

趣亟明年庚午高氏之宗子阿海率邦人禦賊於險

隘賊憚多遁王入督師權委阿海攝姚州判官行州

事至順年辛未夏明始還鎮賊退安輯民刱復業乃

報姚安路軍民總管府於是招流離撫傷殘闢污萊

還侵軼既乃繕官舍葺郵傳定民賦峙軍儲姚安父

老黎庶咸自慶幸相率言曰州陞為路以高侯之故

若之何相與改觀以求無負聖天子之命以無忘我

高侯之惠俾來請辭余請春秋書時諸侯有始封為

公或先書侯後乃書子男復書伯意其有褒貶也說

經者則謂列國朝聘之儀各有差減特王之法不行

諸侯之國日削往往儀不備物則有隆殺以從儉信有是哉何其不振也高麗當納款之初貢篚不絕及更兵之後漢度不聽遂克大其封域之稱號是習於春秋之諸侯者益肯論之世祖降府為州將以易遠人之視聽哉致遠之權也文宗改州為路將以固遠人之心志哉柔遠之經也上以稽時王之制下以着諸侯之節可不務乎雖然為姚安之吏民者盡亦思曰昔為州貢賦附庸于大邦獄訟受成于上府入為路矣言可以專達事可以專決誰實使之然哉其能精白以承休勤敏以邀事功則吾民之報邦侯也為邦侯亦盍思曰州陞為路恩至渥也吾以遠方之俗

求自列於中國之懿果有道乎亦惟曰　被聲教而已於是延聘劍益閩陝之士以為民師遂講洙泗濂洛之書以為民學與時煇然聲容文物之盛非蜀之文翁閩之常袞歟豈復有邊鄙虞也哉斯則郡侯之報國家也余叨天子禮官當宣上德視西南而望雲南距輦轂萬里嘉遠人之有志於斯文也故詳說以告之

劍川州治記

昔雲南六詔劍川為劍共詔後併六為一遂置劍川節度使元初段氏世衰高氏遂興因請鶴川為路而劍川改縣屬焉今椒能克期其治也元季天下大亂

豪傑蜂起王尚揚度擅有其地要予雲南梁王以縣
爲州授慶爲政兼知州事
皇明奄有區宇外薄四海罔不率服洪武十四年
王師戡定雲南置府州縣劍川沿舊爲縣未幾晉顏
都等聚逋逃之虜據佛光山以拒官軍慶弟揚奴濳
詣軍門款附因命知州事而劍川還復爲州厥後奴
意不軌乃廢舊治即上登之廣明寺爲治以便私事
未三載侯劉治於下登羅魯城背山阻水險僻湫隘
盡欲負固以起妄圖明年夏四月擧兵效官僚士庶
患罹其害克平後使司遣浪渠守李崇仁來攝州事
仍于廣明寺設州治逾三年廢墜不擧惟示姑息洪武

二十三年春吳興趙彥良來判是州下車詢民之急補救孽以奠井邑釐故弊以章姑息公餘從容謂幕賓熊朝宗曰州治民之聽仰政令所自出且廣明非政事之堂羅魯賓拔送之虞吾嘗遊歷能究觀其土地與墳巫水環抱閭閻稠密商旅雜遝古人置郡邑立城郭歷世因之良有以也盍聚衆僚以移於舊學熊君曰善乃白于郡守楊公二守高公深然焉治之宜於是舉州之人皆鼓舞而樂趨事為不數月視政之堂與幕之司儀門廊廡公廨吏舍翼翼落成而民居相為羅列街衢闤闠不改舊觀視昔有加焉至文學之宮祭祀之壇與夫城隍祀典之祠溝洫道路農

利之類凡所以禮神惠民興利除害之事巨細畢舉
君之用心可謂至矣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擇
可勞而勞之予於趙君見之矣劍川士民請記於石
予直書其梗槩如此趙君吳興望族也舉賢良熊君
海梁秀才臨邛人

中慶路儒學記　郭松年

惟夫子之道與天地並語小無內語大無外固不可
以夷夏為限閡然而教不徒立視王化為遠邇王化
所及教亦隨之雲南去中國極遠其俗朴魯毡裘椎
髻傳記所載帝女六子即其先者是已稽之禹服其
土地之賦包匭之貢無與焉漢武事西南夷始通文

化迹其郡縣可考見至於唐名鄭鎮永假手號牢籠羈縻而已又安得如身使臂臂使指比于內郡而臣之哉聖元奄有六合涵育生靈以息以林雖以神武四征不庭而崇儒重道設庠序明教化以作新吾民者多矣歲癸丑今皇帝居潛邸龍飛之望四海所屬念祖宗開創之艱將以纂洪休拓疆宇重以大詔八驗酋領星碎相為長雄干戈日尋民墜塗炭爰興弔伐之師旬時雲南悉定邇來稍變南俗布元法置官史宣憲度遠人始知有生之樂聖上遠鑒三代永惟磐石之固詔立皇子為雲南王啓封建也至元甲戌復命平章政事賽典赤行雲南中書省事治中慶既

至均賦金以息民廣屯田以積穀省刑罰弭盜賊優柔厭飫是得遠人之心暇日集僚佐而言曰夷俗貴性悍戾曾不畏義求所以漸摩化服其心者其惟學乎乃捐俸金市地於城中之北偏以基廟學中慶于古為新闢其西南瀕昆池地甚卑濕獨北偏最為爽塏故卜基從之無暇於取文明之方也自余執政暨寮有諸公捐割己俸以資之其木石之價工役之費不取于民而用已足凡為屋五十有三楹禮殿冀其中夫子巍然南面而冕顏二公與夫十哲配為兩廡翼其旁七十子之徒及歷代名儒有功於世教者繪其象而列焉內外有門左右有堂嬰亭對峙設翼翬

飛別建講堂以為師儒授受之所經始於至元甲戌之冬落成于丙子之春是歲八月上丁行釋奠禮於新宮牲幣孔嘉獻享有義戴白垂髫怡怡熙熙通觀通悅於是華夏之風粲然可觀矣初平章賽公既始其事甫期歲而平章政事脫脫木兒繼領省事一時參佐皆中州士大夫故攻之愈力竟畢其功仍擇官民子弟之秀者以補學生衮服其身命蜀士王君榮午充教官以董之肄業焉嗚呼教無類也孰謂要俗之不可化哉今夫雲南荒服之人非有故家流風以貫於聞見也又非鄉黨師友之習也一旦舉中國之治以加之皆洗心革面若其固有者于以見王者

之德大以進天子之道尊而明而異俗之眾不難治也他日化成俗定人才輩出彬彬乎齊魯之風則任斯事者宜無愧于文翁云

重修雲南府儒學記畧　　王鏊

孔子之道如天罔不覆疇而亦或有不及昔人謂瞿曇之書能行諸夏宣尼之道不及沙漠以西日月處大陰崖獨精非物有障閡之也耶闢而闢之則惟其時惟其人雲南古西南外徼邛筰冉駹僰雖咀呼之域益在我

朝拓鎮戍藩建學設科俗皆丕變滇士彬彬而出纓冠束帶立於其朝與中州爭先非以其時耶正德已

卯巡撫雲南都御史柯公孟春巡按監察御史陳君察始至視學湫隘卑陋堂殿門廡梁桷圮齋聖賢象設黯然剥落相顧嗟咨謂茲土雖遠

京師

聖賢漸被比中州而風化所由甚鉅不治何以仰稱

朝廷之意聳遠人之聽乃命知雲南府事鄒君鏻董其役鳩工貲聚闢式拓大成殿遷尊經閣祠廡觀深像設儀煥又伐石為門樹以棹楔黌舍宮列周垣外緣煥然改觀始事於己卯十一月明年十月訖工遠近來觀咸有思樂頖水之意且願紀成績以示後余惟道之在天下無古今遠邇昔之陋之也道果損乎

令之闡之也道果益乎而二君子成績不可無紀敍爲記

改建雲南府儒學記　　　　　黄琮

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哉故革非聖人所諱也革而當其悔乃亡則惟順應者幾焉予自己酉入滇謁縉紳先生儼然造曰我興學若之非予大夫事歟惟茲學宮定居西偏湫墊庳底而長春觀獨據奥壤爲陽明之會豈以所重若彼所輕若凡也敢大有獻予大夫即無言狀相故事其以至而新之愿且無極予曰唯唯否否章言三就其填圖之諸縉紳既退予締視之良然

者學宮建於至元間平章賽典赤脫脫木兒胡廟堂言桑文知符物事及讀元御史郭松年記有闡地勢界湮無瑕敢文明之方之語則知其意固亦有不滿於心者蓋當是時元以愛子王滇滇城廣袤幾許王宮踞其五六不得已而以西偏居孔廟無怪其然乃

明興二百五十餘年於茲矣梁宮廢址改而為公室者不知其幾而獨其寂勝之區以繼流慶之使學宮偏踞仍昔殊所未解詢其故有哆馬上蔑詩書者從而齮齕滇士紳當一舉不克遂唫噤不敢後發耳噫馬上得之豈馬上守之學校設而教化行諸懽然祿

僕者謹非詩書力而循欲伸吾教於吾夫子之上與入室又戈何異觸彼其足哉獨惟臨壁者鴻鴈相望而是議卒蔑寔到今則將數以有限之者越三年去子諸搢紳後申前說子曰可笑草言三就又何之矣於是諸搢紳侍士弟子群論而恍上書撤盟司琴議而環視左右猶若有低徊外顧者子曰是何爲卿必若所言則是萬不改服而已不變祇也予嘗惡聞若說者而不當予請當之爲力言於蒲泉長者條其便以後而恍嘗報可於是都人士歡聲雷動繇金趨事擇日表

孔聖於長春觀迎

玄君像於舊學而大議遂定矣先是縣學
聖殿正當長春觀之後而觀宇巍峩特峻嫌於高壁
茲既以觀為殿前後尺只無
兩夫子理故以後殿祀
啓聖而學合而一之而
啓聖之左則縣學明倫堂已改為府學於是右後闕
地建縣學為兩學之前有違議者嫌與
聖殿不續乃築堵相直而安普道遷居其西又以不
得東遷為廟則請以舊公議廟移之於是學宮與長
春觀安普道三役並興驟然煩費然工取諸傭材斂
諸市金取諸募於公私一無所擾竟嚴程告成成距

麗各悟往昔者則天道協而人情順子來不日之効明也外史黃氏曰俗儒動言舊貫盍拘於長府之語不知井道不可不革是獨非一言耶革卦六爻聖人不言不革獨初九鞏用黃牛者時無與也六二柔中則進以征吉九三剛燥猶決以何之九四而上則革道成矣子觀斯舉諸士紳遲遲至今者儻亦鞏固矣時之意居乃身非初下而猶托於黃牛之占則天下事當付誰第人可樂成而難於謀始當二女同居之口欲爲落落難合之圖苟德之文明才非知說激則敢廉則衆雖見征凶之災而痿改命之吉貞厲有孚易所以三致意焉予以是知聖人之教非身體則弗

能知然非真見其必然者堅忍而力持之欲望有濟豈可得也今幸且告竣矣葺之成則有虎變大人豹變君子耶小人亦爲革面明賢才畜而舉命通風俗淳而奸宄息之象也予津津有後望矣是役也主議則少司馬渼川敬松周公諱嘉謨前直指新城壺丘劉公諱渼而今直指姑蘇具茨毛公諱堪均揭貲速厥成焉會議則藩伯富順劉公之龍署臬事憲長閬縣鄒公思啓憲副富川汪公若冰而學使琭實始終經紀之查議則雲南守彭君憲范昆明令張君文衡督工則前雲南府通判許君報國今雲南府通判鄒君雲衢王君教納分督則按察司檢校陳奇雲南府

經歷欽若右衛經歷沈應本廣南衛知事李枝陽而雲南府學訓導賀維芳昆明縣學訓導張彥啓左右効力者所費金計二千二百有奇而院之助者居半諸大夫之助者百六十有奇學使之所措辦者四百有九十有奇鄉紳庠士之義輸者四百一十有奇肇工於壬子年八月朏日越十四月而畢夫魯公修學而春秋無紀者以為可當而勞雖勞忘其勞也今將以魯津例之似宜無書顧一時而三役並起歷二百餘年未滇人所圖改者今始克遂是安可以常役視耶書之以備大事多焉可也

雲南府學田記

劉會

萬曆庚子歲予觀風事竣再入昆明念經費無所及于是即及亦不能人人徧後且弗繼于是謀為創學田出本院往所籍田價一千六十五兩屬雲南府守周琛措置孫台經紀之置腴田三百二十畝有奇公賦外可得租錢一百一十二兩歲以其半于臘暮日給兩學士之最貧者仍半貯之積三年大比盡給五華書院中為諸士課文費五華課士有司故有廩獎則額外稍優之不因是減其故額也歲暮為兩學貧士資斧歲比為十八郡俊士潤毫額田有常文無使遽租額有常供無使溢業案有常牘無使去其稽矣可繼之道也即不能人人及亦余謂涓涓之念耳

若大永存向錫類之則惟後之君子

雲南府儒學鄉貢題名記　　聶良杞

雲南爲滇省首郡其地一都會也異時嘗通爲郡縣矣學士大夫蓋數身親經畧之而風教未洽人文鬱而弗宣孰與聯通一體蜀昧擢乎光明若

今日者沛覲草昧之初

高皇帝威靈無外用夏變夷諸所隸籍伍符牘列斯土者率從中原徙置名爲遠徼寔則內地奈何執固陋之譚猶目鄙夷滇人甚亡謂也以予觀雲南府學鄉貢題名碑蓋猶

聖化闓遠矣滇建學五十有三雲南府學其一也始

洪武癸酉迄嘉靖丙午凡鄉貢得士二百有奇前藍察何居環所為主石充牣與餘地矣維自己酉而下以至於今又六十有餘人不勝載也噫嘻甚哉延予不佞聞之千里而得一士猶比肩累時而得一士猶接踵言其難也今天下三歲一貢士于鄉在文朗已若是矣則所稱難者安在乎餘今攷信是鄉先喆有身都將相功在

社稷顯名不朽者矣屬者亦炳炳有名世之業自筮仕至家鄉許身南金終始不二行者亦何偉也碕所謂比肩接踵非耶而彼咫尺自豎閣踰繩墨以致一富而亡亡鄉者又往往是也噫嘻盛哉夫縣

郅隆之會幸而學古通今為世標準具聞於遐邇士之遭也念
國家廣厲旁求至意夙夜孳孳務一稟於先進之矩以庶幾乎中原文獻士之所自致也若乃見聲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固遂湮滅下稱甚或益用詐謬以至發於庭囂於里陽翰於邦者有之此其人至微末不足道固縉紳先生羞與為伍者要之始未嘗不稱得士後乃陵夷也斯非所謂得失之林而為士所當考鏡者乎雖然此自方內通論微獨一隅之說顧縣前赫赫聞者言郎所在豪俊辟易何論南中縣後武洪其聞者言則恐世之人將復藉口焉以為是猶未離

乎風氣之外者也請

聖化何嗟夫士生是鄉而幸與乎斯盛者安可不務

決筴我先是不倭太濟諸孝廉業請重為碑以綴下方之缺時予承乏以應之今癸事三年所矣承倭固甚愧作人閣啟而乙酉之歲所得士若張宣七以下四人登科與有十日之誼者竊不自量為之粗陳大義如此用以徵諸他日云

修建五華書院記

黃琮

黃子以己酉之夏督學於滇至則聞所謂五華書院者以試事方殷日趨迎而遑問不及一詣也冬始往觀焉登奎閣拱翠澤抱羅真不減白鹿嶽麓之勝而

頹梁落椽鞠為茂草令人徘徊嘆息久之會時有道署之役弗克併舉越明年庚戌秋乃檄雲南府委官鳩度因其舊修之制弗協者更之已以丙舍不足辛亥復相左右町畽及城隍之餘地益之迄壬子春冀告成為屋百七十有二修者半剏者半於是五華之上宮墻翼翼而山川之勝亦若為改觀矣黃子曰昔讀蠹馳氏言深以從耕督織為病然古者田畯田正職主勸相而循良之吏多循行阡陌止舍鄉亭至榆蠶蔥韭雞彘之細各為課籍何也倘亦民職已職民事已事有不忍坐視至此歟夫學士之田也有庠序以䂓之有科舉以勸之而又為書院以課督之與催

畊偃織蔚吳碩海內自白鹿衡麓等四書院外在在有之寧獨不以為病寔以為利至於滇則余又以為並為滇故百濮之餘也自漢元和中有神馬白鳥之瑞始聞文學之風其後亂於唐棄於宋夷於勝國存者能幾至

皇明而始建諸學較至

今上而始增科舉之額滇之於學其亦地之甌脫田之菑畬也其畊當倍力故所謂勞來而輔翼之者當倍篤且也東書內向

皇風遠翔二百餘年于茲矣而蠢賊潰訌跳樑竊據無時無之興師問罪撲而旋起者何以故豈非教道

衰而彝倫斁變人易使者少而犯上作亂之萌無自銷數則庠序之外復於書院課督之夫亦世道人心之慮有不得不然者或曰科舉興而士爲詞章之學今將以詞章課之則亦利達之媒已耳於世道何裨爲噫結繩遠而文契繁圖畫呈而爻象著賓興起而爲今日之科舉風會之流有自來矣且安見今日之科舉而不爲昔之賓興耶夫口誦格言力探秘義得於心而筆之詞安孰非古三物中六藝之學而古人秉習其事今人直抉其精其於入道之門徑尤簡捷若乃六德六行雖先王教人本旨要令從六藝中尋求服習涵濡而自得之寔非課程可及何也教之可

得而植學之可得而循者皆文也予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藝人之望於人者約禮顧所日與從事者荷賚脫然離文故文之於學宇宙之日月燈光也文斯辨辨而後不可欺而後可責以不自欺不自欺則誠誠之至聖之至也學之事盡矣余安見夫今之科舉舉不為昔之實興也者頑識與欺云何如耳惟諸生審處焉是役也經始協謀藩雲南太守彭君憲范之力蓋有文翁遺意而料材課工則廣南衛知事李枝楊鎮沅府經歷徐可迪分理書院事雲南府學訓導賀繼芳皆有功興作者例宜並書

昆陽州儒學記　嚴清

皇明御宇文教四敷無遠不洽昆州介在滇海之濱
家通者會建學逾二百禩科名不滿十堪輿家咎
於學不得其地人不能無貳焉萬曆乙酉冬秋侍御
李公攬轡至郡較官楊廷舉率諸生投牒言學當遷
狀公曰堪輿言不盡信頃吾
廟謁見此學制隘囿稱前此雖遷之已再卽更遷之
未為過也僉曰幸甚忝岳范文而公時同在郡力為
贊之侍御公乃命紀守汝中相宜惟郡北郭勝費不
給以贖鍰五十金佐之餘惟所措董率之勞并屬於
守守達暨撫劉公與藩臬及府皆報可遂庀材鳩工
以丙戌仲春興事閱五月而告成廓小為大易舊為

新上自

殿廡下逮庖湢靡不備畢煌煌乎鉅觀矣侍御公曰典制也宜托貞石以垂永久守迺過予問訊予卧病不能應三至余勉應之曰大夫為諸士厚矣不知諸士之自為置為科名乎抑否也夫搏風之鳥可偶運於層霄群彼蠮斯總不離乎蒿艾多寡奚所謂哉昔者子游宰武城孔子以得人為問子游以子羽對武城嘗下邑千載下因子羽遂以傳大小亦非所論也子游在孔門以文學稱而其取子羽特以不事干謁不苟捷徑而者而已文辭不必槩見也謂非所重在此在授聊堪輿家以利達言取必於學哉以事理言

屬望祇之諸士自決擇之可也余鄉人也為鄉人語
安見僕為高論乎曰太宰之言雖為鄉人語然道不
外是古之君子慶思所以立己與思所以及人及人
必先於立己非兩截也予羽見叔於予游獨取其鄉
里郎好耶之人也充其操可薄千駟萬鍾有用之者
香里之命可寄也不然何足以當孔子得人之問哉
郡業稱此邦士緒性雅淡外誘不遷豈無識而云然
語曰前不忘後之師也故吾願今日諸士居此新遷
之學不須外慕且法予羽異日致身青雲何患無青
雲事業耶如或陷足公門苟徒沽句憂心未路罔念
承虛縱其枝葉之辭幸博一第膺一命半生溫飽于

世家異類乙

國家選舉儲才之意謂何吾莅郡而業熟視諸士總髮魁此俱期與賢侍御公矣意益效忠告詎知庶而贊附耶余曰大夫之言發余所未發亦善發侍御公不言之旨由此昆陽得與武城並傳則絃歌之化其聞愈遠興學之永不書如靈光矣科名何足計耶

大理府鄉賢記節文　高封

今天下郡邑學宮皆祀鄉賢大理郡學有祠始于郡守祁門汪公標嘉靖乙未秋郡貳內江高公鏞以御史謫滇謂若宦鄉賢祠狹隘弗稱謀於郡守貴竹周公胥新作於黌宮側如期落成屬封為記封繹曰大

理者梁州域漢置郡建學張寬叔者從司馬相如受授經歸教鄉人而鄉獻自此始晉唐宋元間有君罷遺筆載諸志可考已哉

聖朝治化漸被凡厥郡民屬藻咀華者濟濟賢而祠祀者按舊祠序吉士楊公榮以下君而入據舊志來與論僉評覈所當絹祀者君而入或行潔操高或孝友盡倫或文學功業或忠義正直或仁恵循良或孔毅高節制行純殊其質則一儀型著於閭里公論定於窆窀祼荐俎豆固宜執然鄉賢之名何妨乎大道之世人人皆賢自虞貴德夏貴爵殷貴富周貴親而皆尚齒故其名始叅況鄉飲以先孝弟鄉射以觀德

行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即一鄉可以推諸天下壺湫高公與桂麓周公共成師帥之實豈特風我邦人乎孰公嚴君戶部侍郎三峯高翁公韶會以御史遷守吾郡振舉風教軌轍尚存公新厥祠以宣化理可謂善繼述矣

大理府名宦祠記節文　　李元陽

有物固結乎斯民之心使民自不能忘焉此名宦之所為祠也昔何武所至無赫赫之名然去而人思之蓋其實誠惻怛根於中即不暴著久而相忘方其在職不知其為德及其去之後乃惕然覺而寤思矣夫仁心者君子之德也仁政者斐然之文也兼是二

者而後稱有斐居乎然則若寔豈易稱哉大理舊有
祠位置隘陋遺文亦淪高公鏞以謀於太守周公晉
改祠宮墻之側與鄉賢並建環橋門而表觀者有指
某公之主有望其王而加額焉然主皆近代守令而
前史所載有功茲土者尚爾闕如二公乃進郡之縉
紳考論沿革而搜其勲伐在漢為益州得三人在蜀
漢為建寧郡為雲南郡得三人在晉隋為寧州得三
人在唐為南寧州得七人在元為大理路得六人
本朝使臣有功德在今而可繹思者不可無書又得
十二公與宗令師儒並爲主以祀遂史李元陽曰寓
物於今惕惰已有遺志至誠惻怛之為物一入民心

歴千禩而如在震雷激電怵心駭目曽亦一瞬影響消況至誠惻怛之爲物蔽乎其官宮雖去而此物不與之俱去焉則祔祠宮墻詎曰不宜在昔石皮張翁子繼父官忠定重刻蜀郡遂爲光邁光獻緝熙舊業信史以爲美談初侍郎三蔡高翁公韶守吾郡未期月百姓感其德而作生祠今憲湫公來光其緒桂麓公始以郎署謫属州政化垂洽而遷去今來守郡豈天使之足成其美乎語曰天聽視自我民愚何敢誣

大理府儒學田記

李元陽

南中名山水而郡者以大理爲最而太和爲邑實附之郡邑之爲弟子員者五百許人是故分庠而教之

序各祀孔子與配饗之賢曰文廟又於常廩之外别
置都養曰學田學則闢于漢衍于蜀漢闡于宋浸于
元盛于
國朝廟則元世祖入大理始有興建而田則
國朝正德以來守長相繼乃漸有置焉然廟久則圮
田久則湮近代朝會簿書獄訟將迎之事日繁以寡
庠序講讀之法雖良有司有不暇顧者其圮其湮胥
置不顧甚或未嘗知焉按部御史督學使至則登之
丹之飾其外而已而圮自若也籍之記之有其名而
已而湮自若也隆慶壬申分巡長樂陳公應春太守
未新史公翊恵加百姓志在作人二公臨學稽閱則

見棟未傾而腐柱未摧而蛀堂則寢且為墟廟則檽而不泮愕然相顧曰天下之事固有可暫而不必久者茍塞目前可也若夫孔子六經之道與山川同為峙流

國家庠序之興與山河同為帶礪安豈可以茍塞目前為說況蒼山巖巖洱水洋洋必有魁奇磊砢之士生于其間吾司造士之責而不之理咎將誰歸於是相與咨諏籌度得當而行權其費於可原之罪而不用其鍰取其工於傭賃之人而不傷其力深山出斗軛之木貪者售鼠穴之居於是隨者以闢涸者以源榱棟雲興號麗山積居無何廟貌巍巍堂寢秩秩泮

源流濕根楔疑疑昔所未有者乃令具備而昔所具者無擾嚴矣乃進諸生稽田籍贖其徙者若干畝其侵者若干丈於歸田之外捐俸而置者又若干命縣宮主其祖入以贍貧士之婚葬俾得肆其力於學而無四顧之憂於是師生胥慶退而謁記於陽將勒之貞珉以無忘二公之德固不可忘二公為己之學其亦爲多士之所當勉乎夫廟學舊矣修葺之者相繼也然而隨葺隨壞隨成隨壞者何也為人故也固御史督學而後修之葺之故御史督學去而隨亦隳廢無怪也今二公為之於間暇之日求其心安之而已豈顧二三子之勒珉耶與其勒珉不若勉而學之之為

然而廣也鉄太務詞章以媒應舉科第者為人而學己莫與應舉科第之望雖詞章且將棄之又何有於道德性命之懿乎二三子苟有志於道德性命必自二公之為己始既知為己則二公之惠與蒼山同久洱水同廣矣此亦二公期待二三子之微意謹書之以俟

重修雲南縣儒學記　　童軒

為學者有常所學無常所則人心日易以肆而業日易以荒肆則教無所施荒則學無所就盖自昔王者建國君民而必以是為慮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而士之藏修遊息於是而始有常所矣其為

天下後世慮不亦深且遠哉

聖朝法古圖治九有之內庠序星布教化風行至於遐陬僻壤莫不有學於戲盛矣雲南縣儒學肇置於洪武乙丑垂百年於茲歲久且弊成化乙丑巡按雲南監察御史文江郭公瑞雲南按察司僉事華陽曹公景按行至縣頓聽之頃相與謀而新之肆今兵民中有誤入於辟者聽以金贖雲南故與河海壤地相接兵民叢庭而雀角鼠牙者頗衆贖金日多於是鳩工市材命指揮吳鑑專董其役衛邑各以夫役相之經始於是年之秋逾年落成學之教諭吉郡王建以記文來請乃告之曰古教學之方有二曰禮曰用而

己德不明則無以成己民不新則無以成物是以大學必格致誠正修以立其體齊治平以行其用藉使不務乎此或伸佔㘩業詞藻辭等凌節以求成己事權術急功名舍約務博以期成物如此非大學之所謂體吾儒之所謂用如明德新民何哉繼自今凡斯學之為師為弟子者要必講去其非而一切以從於是其不為彼也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其務為此已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施之國家天下有體有用於建學圖治之意不負而郭曹二公興學之舉為有光矣慎諸勉諸

臨安府鄉賢祠記　　楊慎

嘉靖甲午詔天下正祀典鄉賢之祠者增之嚴不歷
祀法者汰之未祀者於是乎始乃雲南臨安府知府
事姜君恩建水州知州事沈憲學教授趙維賢詢與
議藉郡業師言僉同羌言攸協乃上于政司右使表
公備齊學副使陳公煥聞於監察御史董公珊卒如
若請臨安鄉賢之祠自今日始也祠我
皇明四公曰杭州府知府張公隆南陽知府邢公軫
兩淮運司經歷封南溪知縣張公文宗文昌縣知縣
田公容其鮮也蓋嚴也曰居喪哀毀踰禮廬墓官處
脂膏不自肥潤西湖賡其利郭水安其鍾考績三載
最於全浙是杭州公之行也曰睦族而族待以舉火

起家而家世其清德宗濂而濂人尸而祝之守南陽而南陽人社而稷之是南陽公之行也由捆儒說身孝友性親屢薦不赴歸養棄官敦行化俗著祉耆壽是南溪公之行也曰不工於媚貴人而有餘裕辭氏男於退田弘而祛於入公府是文昌公之行也臨安在唐宋為剡分元世無聞自

本朝有科目以還金閨之籍相屬而稱鄉賢者僅此職哉法語有之世之仍心徵有力者可以百役其祛智而不一獲於公議縣于庭嘉於聖陽鱗於邦尊公財蕪稱產豐居薪家華衣先佩市豐詡里婦矜朝露水期厥厥如泉下人矣況能作九原慶生氣享社獻

循轍宗乎君子謂是舉也將以戒違彰往勸來是之謂名教名教之謂收首收首之謂人綱人綱人紀人紀攸紀以昭以戒以彰以勸記

重修龍泉書院記　　金時翔

右屏州治之北出郭郊行可二里許乾陽山麓有宅一區背倚崇岡巔聞古洞峯巒婉亘若横玉枕然旁湧芳泉瀠合沉碧且西南星峯羅列東下湖水汪洋其間鍾秀筆架諸山識如衆星拱極鍾靈毓祥信屏中一大奇觀也先是嘉靖甲午蜀屯峯唐公以部署出守吾屏椎意右文作新士類爰行相度卜地於斯首建講堂三楹於上次列號舍大門共四楹於前左

右齋室各三楹爲兩翼題額以龍泉取易山下出泉果行育德意也三十餘載桂林雲川王公領州事重修講堂新門屏齋舍聞于督學魏村楊公暨師儒以文會中遺時禁幾致寢撤前禁漸開州守太和蕭侯覩我後建尊經閣以遷秩行留錢五百緡寄庫竟之意至足郡句拱所徐侯来自富民下車旬日以重修爲己任不踰月集材鳩工發然經始當廳而下隨在爲新工始于辛丑冬十月落成于壬寅之秋計工費可六千金皆捐俸飭工自爲經理余惟一方風氣其鍾毓在造化而闢開培植則存乎人新載叅文其作興在良有司而勉強學問爲時聞人則在豪傑之士

嘗聞嶽麓龍門匡廬白鹿海内所稱四大書院然其所以享大名于當特重芳聲於後世則以在在聚有名賢講明正學惓惓為彝倫淑人心而維世教也石屏僻在邊徼諸士之經遊樂育其中者誠能始終典學日就月將達則持廉廣愛澤加於民窮則事親從兄言行交修不苟即時有觀摩而相成友誼久敦不衰斯地以人重高山泉水增益崇深而作興雅意庶幾藉以永隆而不替乎

永昌名宦鄉賢祠記　林俊

弘治初

上用言者崇重聖學撤文昌祠而正之議撤邊庠戚

僉憲指今年春監察御史侯官林君塘來按滇吏令正之及慮久而後復謀所以處之者維鄉賢天下學校皆有祠而滇學獨缺遂即其祠為之及名宦以義起也永昌既異祠師生以考証請乃偕參將定遠沐君詳參政予同邑方君守同官參和蕭君蒼禾關志洵所聞諸士夫者於鄉得一人為漢署太守呂凱有執忠功名宦得八人為漢太守鄭純有服夷功

明請遠伯東鹿王驥有平蠻功刑部侍郎錢塘楊寧有興學物指揮僉事壽州李觀有歸義功都指揮使定遠胡淵有開屯功淵之孫胡誌有靖邊功監察御史高郵朱禮有漳海功教授臨川余鼓有師範功其

祀勤已患人咸可表著於學校與有力焉故取而祠祀之其位首勳次紀次驥次寧次觀次淵次誌次愷次穀齡容以俟知者嗚呼褒異前哲為世道關係不細是所増入宜加意矣亦盡敬慎之助

重修永平縣儒學記

劉廷慧

永平故滇摶南縣歷晉易今名為永平滇郎邑上下千百年間仍漢代名不變如永平固不一二云藹去舊隸金齒郡庠而人文日益霞蒸鵲起嘉靖間邑人張祐第者特疏請建學侍御彭公乃就古寺改建規制弗宏歲久頹圯永平尹蔡君後吏茲土蓋政多所修飭逮謁

先師碩精淑臨不枉教興且張公帑無可佐庀材需
者乃嘆曰此前人所用備蕪議未遑也而已之旨無
後舉時矣遂毅然捐俸爲新力請両臺監司悉如議
首爲已亥爲今壬丙向縣堂殿両廡以及列戟欞星
門衞庚若干丈縱袤若干尋撤舊維新飾[illegible]以堅泮
池棹楔亦及庖湢康不具脩且祠名宦鄉賢以風來
茲啓聖祠增齋舍俾諸生肄業有所屬不佞一言夫
時有古今地有遐邇材有偏全块必不能強而齊者
學則况偏全一遐迩齊古今類能匹休古先聖賢樹
駿流鴻彪炳淸時以不負生平粤稽古舜文起自東
西夷後先千餘歲而道若符契天之降才固人人而

具有舜文者多士膠庠肇自

肅皇帝朝其勅諭云崇聖學育真才此古今升降之

機學術醇疵之辨維持世道人心功匪淺鮮藉令浸

淫邪說曲學阿世以貽譏士林令人耳而目之曰夫

大賢儒也父師之教子弟之學一切為梯榮名傳進

取之資詎惟失余記學之意亦必非蔡尸待士與士

自待之初心者敬授簡記之以勗多士

滇志卷之二十終